

075354

词典学概论

胡明扬 谢自立 梁式中 郭成韬 李大忠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75364

2203-366

9610

2

词典学概论

胡明扬 谢自立 梁式中 郭成韬 李大忠 编著

MS12/57



美院图书馆 B004486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词典学概论

胡明扬 谢自立 梁式中 郭成韬 李大忠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7.375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189,000 册数：14,000

统一书号：9011·80 定价：0.84元

前 记

一九七八年夏中国人民大学复校，语言学教研室的同志先后回到人民大学。我们鉴于近年来词典编纂工作正在全国蓬勃开展，而国内迄今还没有一部词典学著作可供参考，为此，计划编写一本《词典学概论》。我们的设想得到了国家出版局、商务印书馆以及校系领导和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又得到了全国各地词典编写组和词典编纂专家的指教和帮助，终于写出了目前的稿子。但是，我们认为还是很不成熟的，并有明显的欠缺之处，如关于百科词典和百科全书谈得少，也不很具体，主要是由于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实践经验。这将于再版时修订补充。

词典学理应兼顾理论和实践，我们正是努力这样去做的。针对国内目前的实际需要，我们在兼顾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同时更偏重实践。

本书的编写工作由胡明扬同志主持，谢自立同志协理。本书第二章、第三章的国外词典编纂史部分、第九章、第十章、结束语，由胡明扬同志执笔；导言、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由谢自立同志执笔；第三章的中国词典编纂史部分，由郭成韬同志执笔；李大忠同志参加了部分初稿的撰写工作。梁式中同志在武汉参加《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未及参预本书的规划，但仍为本书执笔撰写了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

在本书的附录部分收录了国家出版局研究室方厚枢同志的《中外语文词书出版简目》（1949—1979），我们在这里向作者谨致由衷的谢意。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还参考了国内外一些已经出版或者没有正式出版的词典学论著，我们没有一一注明，在这里一并向有关的作者谨致谢意。

在全书的各个章节中我们引用了一些实例，有的没有注明出处，目的是为了更具体地说明问题，并不是对有关的词典作出全面的评价，有所褒贬，如有不当之处，还祈鉴谅。

限于作者的实践经验和学术水平，本书定有不少不当之处，希望专家和读者指正。

编著者 一九八〇年四月

目 录

前 记

导言 词典学的对象和任务	(1)
--------------	-------

第一章 词典的功用和要求	(3)
--------------	-------

第一节 词典的功用	(3)
-----------	-------

第二节 词典的要求	(4)
-----------	-------

第二章 词典的类型	(10)
-----------	------

第一节 词典的分类	(10)
-----------	------

第二节 单语语文词典	(16)
------------	------

第三节 双语语文词典	(25)
------------	------

第四节 百科词典和百科全书	(26)
---------------	------

第三章 词典编纂简史	(32)
------------	------

第一节 语文词典编纂史概述	(32)
---------------	------

第二节 百科词典和百科全书编纂史概述	(39)
--------------------	------

第三节 我国主要词典简介	(43)
--------------	------

第四节 国外主要词典简介	(51)
--------------	------

第四章 词典编纂的组织工作	(56)
---------------	------

第一节 词典编纂的一般步骤	(56)
---------------	------

第二节 编纂方案的拟定	(58)
-------------	------

第三节 专业编纂人员的基本条件	(61)
-----------------	------

第四节 组织社会力量的几种形式	(65)
-----------------	------

第五节 编委会和编纂机构	(68)
--------------	------

第六节 词典的修订重印和再版	(71)
----------------	------

第五章 单语语文词典的资料	(74)
---------------	------

第一节 资料的重要性	(74)
------------	------

第二节	资料的种类及来源	(76)
第三节	资料摘录的方式	(80)
第四节	资料卡片的制作	(85)
第五节	“长编”问题	(89)
第六节	资料的保管、通报和交流	(92)
第六章	单语语文词典的选词	(93)
第一节	词目	(93)
第二节	选词范围	(94)
第三节	选词原则	(96)
第四节	立目	(106)
第七章	单语语文词典的注音	(110)
第一节	注音的作用	(110)
第二节	审音	(111)
第三节	注音的方法	(117)
第四节	历史音韵	(120)
第八章	单语语文词典的释义	(122)
第一节	词义和释义	(122)
第二节	词义的归纳	(124)
第三节	多义词的义项划分	(128)
第四节	词义的注释	(132)
第五节	例证	(144)
第九章	双语语文词典的资料和蓝本	(150)
第一节	双语词典的编纂宗旨	(150)
第二节	双语词典资料的搜集和蓝本的选择	(152)
第三节	双语词典的选词	(157)
第十章	双语语文词典的词条组织	(160)
第一节	双语词典的词条	(160)
第二节	双语词典的释义	(167)
第十一章	词典的体例	(172)
第一节	有关体例的几个一般问题	(172)
第二节	条目安排和字体	(179)

第三节	其他技术规格·····	(184)
第四节	插图和附录·····	(190)
第十二章	词典的编排法·····	(195)
第一节	音序编排法·····	(195)
第二节	部首编排法·····	(198)
第三节	笔形编排法·····	(202)
第四节	笔画编排法·····	(207)
第五节	分类编排法·····	(207)
第六节	检字索引·····	(209)
结束语	词典编纂工作的展望·····	(211)
附录	中外语文词书出版简目 (1949—1979) ·····	(213)

导言 词典学的对象和任务

词典学是以词典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

词典，也写作辞典。由于人们在使用这个术语时所赋予的内容不完全相同，含义就不是单一的。词典或辞典的含义可以区分为广义、一般含义、狭义三种。广义的词典也称作“辞书”，指语文和百科两方面一切种类的参考书，包括类书，也包括百科全书。一般含义的词典指一切种类的词典，在我国通常包括百科（专科）词典，但是不包括百科全书，因为百科全书在书名上没有“词典”字样，而且在编纂方式上也不同于一般词典。狭义的词典单指只收一般语词的语文词（字）典。本书只在一般含义和狭义范围内使用“词典”这个术语。

词典学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研究词典：

第一，有关词典的一般理论，包括词典的功用和要求，词典的类型，词典编纂史等。

第二，词典编纂法，包括词目的选定、释文的撰写、词条的编排以及编纂的组织工作等。不同类型词典的编纂法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对它们分别进行研究，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词典编纂法，例如单语词典编纂法、双语词典编纂法、百科（专科）词典编纂法等等。

词典学的任务归根到底是要总结出一套有关词典编纂的正确的理论和成功的方法，借以指导词典的编纂工作。它的实用性很强，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应用科学。

由于历史上一开始以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现的词典绝大多数是语文词典，所以词典学最早只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就语文词典

而言，它在编纂工作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确实都同语言学有紧密的联系。例如选词问题的解决与词汇学有关，释义问题的解决与词源学、语义学、语法学、修辞学有关，注音问题的解决与语音学有关，字体和词形问题的解决与文字学有关；编纂历史性语文词典如果离开了对语言史的研究将寸步难行，编纂规范性语文词典也首先要取决于全民共同语规范标准的确立，如此等等，几乎没有一项是可以离得开语言学的。但是现代的词典编纂早已不限于语文词典，各种各样的词典相继出现，迫使词典学要从语言学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与之发生联系的学科也同样早已不再是语言学一门。哲学词典和哲学有关，法律词典和法学有关，植物学词典和植物学有关，天文学词典和天文学有关，一部兼收语词和百科条目的综合性词典则更是囊括了有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切门类的知识，对它的研究，当然也就势必要和一切门类的学科发生联系了。

散见在从古到今各种词典里的前言后记、编辑说明、凡例等等都记录了各别词典的编纂经验和方法，这说明对于词典及其编纂的研究和词典出现的历史一样古老。但是，词典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还相当年轻，远未臻于成熟。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可以看到的专著为数并不很多，至于国内则更为罕见。当前，为了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我国文化学术界正在有计划地编纂出版各种类型的词典，一个百花吐蕊、群芳争艳的词典的春天即将到来。理论来自实践，实践需要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尽快建立并逐步完善具有我国特色的词典学，也就理所当然地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第一章 词典的功用和要求

第一节 词典的功用

词典是一种汇集语言、科学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词语和知识，按一定方式编排，以备查检参考的工具书。人们通过查检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必要的知识，借以释疑解难，这就是一切词典的最基本的功用。

词典是文化发展的产物。社会发展了，科学文化发达了，用来表述和记录这些文化的字、词以及专门名称，在历史的长河里就会日积月累越来越多，而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即使在本专业范围内也难予全部掌握。以汉字而论，从古到今出现在各种文献典籍里的总字数就不下六万，今天即使是一个文字学专家也不能全都认识和掌握，而一般文化水平的人大概只掌握这个总数的百分之五即三千字左右。语词的情况同样如此。每种语言的词汇都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体系，不仅在数量上浩如烟海，而且在用法上千差万别，就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语言大师也只能了解和运用其中很小一部分。至于对各门学科的知识就更是如此了。这样，人们在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就必然会不断地碰到超越自己知识范围的东西。为了使学习和工作有所进展，有需要变这种不认识为认识，变不熟悉为熟悉，词典正是顺乎这种需要才应运而生的。它通过释疑解难来弥补个人知识的不足，从而为人们顺利地吸收一切文化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人们经常以感激的心情把词典称作“不开口的老师”，用这个比喻来说明词典的基本功用及其重要意义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第二节 词典的要求

词典作为释疑解难的工具书，有三个根本要求，这就是知识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一 知识性

知识性是说词典要向读者提供一定的知识。既然词典的基本功用是释疑解难，以备人们随时查考，那么它就必须要向读者提供一定的知识，让读者在查检以后确实有所得益。比如一部人名词典收了“孔子”这一条目，那就得告诉读者孔子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他的原名叫什么，何时生，何时死，哪国哪地人，生平经历怎样，写过什么著作，有过什么主张，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怎样等等。再比如一部语文词典收了“剗”这个词，那就得告诉读者这两个字该怎么读，是什么意思，曾经见于何书，现在一般还用不用等等。这些都是知识。知识性是词典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人曾经把知识性和词典的关系比作蛋白质和生物体的关系，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物体。没有知识性，辞书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价值。”^①这是很恰当的。

每部词典都要提供知识，这是总的前提。但是究竟提供什么样的知识和提供多少知识，也就是提供知识的范围以及提供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词典是不完全相同的。就提供知识的范围而言，最粗略的区分是：语文词典提供有关词目的语言方面的知识，而百科词典则提供有关词目的学科方面的知识。就提供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而言，最粗略的区分是：大型的、提高性的或专门性的词典要相对地广或深，而中、小型的，普及性的或综合性的词典则相对地狭或浅。不管哪种类型、哪种规模的词典，它所提供

① 杨祖希：《知识性——辞书的中心》，见《辞书研究》，1979年第2期第73页。

的知识要具有权威性。

二 科学性

科学性是说词典所提供的知识和词典的体例必须合乎科学。如果说提供知识是词典能够发挥释疑解难功用的前提，那么提供的知识是否合乎科学就是词典能够发挥释疑解难功用的保证。一般来说，不提供知识的词典是不大会有的，但是提供的知识不合乎科学或不十分合乎科学的词典却并不少见。这样，科学性就成了衡量和评价一部词典质量高低的最重要的标准。

所谓科学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每一个具体条目其中所提供的各项知识内容必须准确可靠；其二是作为一个整体，一部词典的体例前后必须一贯。

词典之所以被称为“典”，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提供的知识是准确的、可靠的，能够让人放心使用。综观词典编纂史，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应该抓住两点。第一，无论是选词、释义，还是注音和引例，都要有根有据，确实可靠无误，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说无确证，切忌凭主观想当然，不负责任地乱加发挥。在这方面，我国古代的一些词典，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说文解字》早在两千年以前就开始自觉地运用书证原则，这是极大的成功。而以《释名》为滥觞，把音训的原则无限制地扩大，任何不好解释的字都以“一音之转”来穿凿附会，这就不免失之于荒谬。至于据以运用的各种资料，包括语源、史实、人名、地名、书名、年份、数据、引文、注音等等，都要不厌其烦地反复核对，而且要尽可能根据第一手资料或最新资料核对，有的资料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再辅之以必要的实地调查。对于用作蓝本或主要参考材料的其他词典和别的工具书不能过于迷信，防止辗转相抄，以讹传讹。第二，写进词典里的东西要反映当代社会已经达到的知识水平，它们不是不成熟的或有争议的一家之言，而应是在原则上被社会所公认的。如果对某个问题的看法社会上有分歧，并且旗鼓相当，那就应该数说并存，作为资料向读者提供，让读者自己

去评判是非、决定取舍。在这方面，百科词典固然尤其要注意，语文词典也不能掉以轻心。除了上面两点以外，编纂人员在给定义、作说明、下论断时，都要注意行文的严密，切忌以全指偏，以偏概全，空泛笼统，模棱两可。这样才能增强词典的科学性。例如一九六五年《辞海》（未定稿）“阶级性”一条的定义为“由阶级地位决定的人们的特殊性格”。这就是没有仔细审察词目和释文在外延和内涵上的矛盾，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一九七九年版新《辞海》改写成“阶级本质的表现。由每一个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这就全面了。

每部词典本身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系统，因此必须讲究内部结构严密，首尾一贯，否则科学性也会受到损害。体例问题始终是词典的一个重要问题，道理就在于此。在这方面，主要应该注意的有三点：第一，词典内容要和编纂宗旨一致。比如既然是大型的综合性的词典，所收的词目就不能太少，注释的内容也不能过简。若是断代的偏重于规范性的语文词典，所收的词目就不能太杂，不仅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词不宜多收，就是属于这个时代但并不合乎规范的词也不宜多收。而注释则应处处从规范着眼给予必要的辨析，否则就是名不副实。第二，无论是收词、释义还是引例，在一部词典内部要力求平衡，不能畸轻畸重。以综合性的词典为例，它所收的各学科的条目都有一定的比例，每个学科的词都收到哪一级大体应该一致，不能这一学科收得很专很细，而另一学科却连最基本的也没有收齐。在释义上也不能这一学科不厌其烦，而另一学科却力求其简。第三，相关条目在内容上不能扞格。由于词典一般都篇幅大，编纂时间长，编纂人手多，而每一个条目本身又都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同的条目往往出自不同的编纂人员之手，其中有些条目虽然形式上各不相同，内容上却彼此相通，不同的编纂人员在处理这些条目时，或者由于所据资料不一，或者由于着重点不同，内容上就会不完全一致，甚至互相矛盾。比如同一个人物，在人名条里说他是甲地人，而在另一个与之相关的事件条目里却又说他是乙地人；

再比如外汉词典中同一个意义的外语短语，在一个与之相关的单词条目里连写，给一个汉译名，而在另一个与之相关的单词条目里却分写，再给一个不完全相同的汉译名。类似这样的扞格现象一定要通过交叉审读予以消除。

三 实用性

实用性是说词典提供的知识以及词典的编排体例必须切合实用。它要解决读者有没有可能查，查到了以后能不能很快理解以及查起来方便不方便等问题。归根到底这还是为了使词典更好地承担释疑解难的任务，充分发挥词典的效能。因此实用性同样是衡量和评判词典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

词典的实用性有许多表现。比如在收词方面，一般的词典都规定见词明义的不收，过专过僻的不收；相反，一些大于词的词组却因为它们常见而又比较费解需要酌收。这就是从读者有没有可能查这一点来考虑的。既然某些语词读者不大会去查它，为什么要把它收进来徒占篇幅呢？既然有些词组读者有可能要查，为什么一定要拘泥于“词”呢？又比如在释义方面，语文词典最忌讳两个毛病：一个叫以难释易，本来是白话词或常用词，却用文言词或非常用词去解释它；一个叫互训，甲、乙也，乙、甲也。这就是从读者查到以后能不能很快理解来考虑的。再比如，一般的词典都强调通俗易懂，防止艰涩和烦琐，要把水分挤干。这就既考虑了读者的可接受性，也考虑了词典的篇幅和读者的经济负担。一部词典动辄有几万个词条，如果每一条都掺进一点水分，说上一些不言而喻或节外生枝的话，那么累积起来这种浪费就极为可观。还比如在编排方面，就我国情况而言，究竟是用音序好，还是用部首或笔画好，这都要从具体词典的实际出发。一部大型词典光字头就有好几万，其中大部分一般人都不知道读音，还强调音序就非常不实用；相反，一部只收千把个词条的专门性词典，用笔画排列可能会显得更方便。诸如此类，都是值得讲究的实用性问题。

这里举一个六十年代发生在美国词典界的典型例子，对我们也

许会有借鉴作用。一九六一年美国出版了一部《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它的前两版原是一部规范词典。许多条目各标明〈口〉、〈俗〉等使用范围，拼法、读音也有一定规范。然而到了第三版却全盘接受了描写语言学派的主张，认为词典的职责只是记录语言习惯，不应评头品足，从而一反旧旨，废弃了原来编纂者对词语的各种评断。如berserk一词，第三版给了十八种读音而不断言哪种读法最通行，哪种读法只是少数人使用。词典出版后，引起舆论界大哗，总的倾向是贬多于褒。有人说它使人“失望”、令人“震惊”、叫人“反感”。按理，编纂者改变原来的宗旨，把规范性词典变成描写性词典，也是无可厚非的，著名的《牛津英语词典(按历史原则编写)》

(以下简称《牛津英语词典》)就一直是按这种原则收词的。《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之所以遭到非议，就是因为违反了实用原则，读者觉得这种作法不实用。正如一个极力为《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辩护的美国描写语言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普通读者查词典是为了在语词的拼法、读音、意义和正确运用方面寻找参考资料，想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和使用时的身份。”^①读者总希望词典能给他们一些提示和指导，然而眼下拿在手中的词典却毫无提示，这就好象百货商店里陈列百货，不标等级，使顾客觉得很不方便一样，那样自然会有意见。后来另一家出版商看到其中奥妙，在一九六九年编纂了一部《美国传统词典》，收词的描写性原则没有变，但是在一些用法比较混乱的词后面加一些客观说明，告诉读者这些词哪些学者认为不可以这样用，哪些学者认为可以这样用。结果果然受到舆论界的普遍欢迎，一时竟然成了全国的畅销书。可见一旦违反实用原则，一部词典就不大容易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词典的这三个基本要求是统一的，但有时也会出现矛盾，特别

① 贝尔根·伊文斯：《那么词典是干什么用的？》，载《英语词典学文摘》，1975年莫斯科英文版，第208页。

是科学性和实用性之间。比如科学性要求收词力求平衡，而实用性却强调见词明义和过专过僻的词不收，这就有可能破坏平衡；又比如科学性要求释义准确可靠，而实用性却强调通俗简明，有的时候准确可靠的东西不一定都能用通俗简明的语言表达出来。如何妥善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目前一般的看法是，普通词典如果在实用性和科学性上发生了矛盾，可以在基本上不违背科学性的前提下，多照顾实用性。小型的普及性词典尤其应该如此。例如《新华字典》“坐”字第一个义项的释文是“坐立的‘坐’”，从科学性上来考虑，当然远不如《现代汉语词典》的释文：“把臀部放在椅子、凳子或其他物体上，支持身体重量。”可是从实用性来看，《新华字典》的释文的实际效果未必会比《现代汉语词典》差，因为这样一些常用词对于本族人来说只要点明一下，读者自会明白它的意义，无需多所解释。至于大型的、提高性的或专科性的词典，那当然首先应该服从科学性的需要，而这本身对这种类型的词典来说实际上也就是实用性，因为人们使用这种词典的本意就是想对有关的事物了解得更多和更准确一些。